

◀（上接 14 版）

注的学术文化问题。饶公开讲后,柳存仁、施舟人、成中英、金忠烈、安乐哲、陈方正、龚鹏程、钱致榕、金耀基、杜维明、韦政通、崔根德、罗多弼、刘述先、陈鼓应等名家先后担任主讲教授,每次讲座旨在引介哲学与宗教等人文学科中一种新兴的研究方向,以纪念和传承汤用彤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和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。自创办至今,“汤用彤学术讲座”与汤一介先生大体同期创办的“蔡元培学术讲座”,成为北大人文学科的一项传统学术文化活动,并在国内外已产生广泛影响。

我在整理汤一介先生收集的报刊资料时,发现一份新闻报道——《第一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侧记》。该文系当时还在读汤先生博士的杨立华师兄所撰,附有一张署名高中理拍摄的照片:在讲台上就坐者,左起周一良、季羨林、饶宗颐、张岱年、任继愈,站立讲话者为何芳川副校长。该讲座照像任务由师兄高中理博士接手,接待工作由杨立华诸师兄和我负责,因而有幸亲承诸师教诲。

香港大学“饶宗颐学术馆”现存另一张任继愈、饶宗颐、季羨林、周一良四位老先生的合影(自右至左),是 1997 年 4 月 7 日在北大治贝子园教室前所拍摄。我从这一年起在该园工作和居住了十年,历历如昨:这场讲座结束后,高博士走在四老前面,寻找抓拍机会。季羨林、周一良见相机举起,随即驻足看镜头。饶宗颐 and 任继愈谈兴正浓,没有注意到相机,而高博士唯恐打扰他们谈话,就没有提醒。拍照时,我正在四老旁边陪侍。

任继愈、饶宗颐、季羨林当年都步履稳健,向我表示无需搀扶。只有周一良先生健康欠佳,由我小心翼翼扶着迈过门槛和台阶时,能感到他身体的虚弱,还闻到医药的气息。早在 1956 年周先生就与饶公相识结交,40 年后他们再度重逢。4 年后周先生去世,是四老中最早走的一位,这张照片当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的合影。随后,我们会务人员陪同老先生一起走到农园餐厅三层就餐,其间仍继续讨论讲座内容。任继愈 2007 年在中央电视台《大家》栏目评价饶公说:“饶先生,他在香港是学术界的一个文化景

点,这位学者下一代就看不到,最近几年中看不出有人代替他补上去的地方。很难得的一个学者。”

2001 年饶公又来北大演讲,接续他在首届“汤用彤学术讲座”关于古籍整理和文化复兴的话题,提出“新经学”的说法。该演讲稿经饶公首肯,改编后用于儒藏工程的指导工作。为此,他撰文《〈儒藏〉与新经学》,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。文中盛赞《儒藏》工程是“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”和“我们国家踏上文艺复兴时代”的重要环节。2008 年饶公特意为汤先生撰写了一副对联:“三藏添新典,时中协太和”,以示他对汤先生编《儒藏》的倾力支持。

饶公在中央电视台《大家》栏目中回顾平生治学的缘分时感慨道:“人啊冥冥中有一种神力在帮他的忙。”主持人问:“您也是这样的吗?”饶公坦然承认自己有这样一种结缘和殊胜的学术因缘,还说“如果不是一种神力在帮忙,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”。对于冥冥之中这种支配命运的神秘力量,汤先生晚年在自传《我们三代人》中也深

有感叹。饶公来北大讲学时已届耄耋之年,虽长途奔波、连日劳顿,但声音宏亮,底气十足,思如泉涌,有如神助,精气神远胜常人,令吾辈羡慕不已。课后畅聊时,饶公为大家演示了他双盘打坐功夫,并谈其周天内功修炼等养生经验。

我们由此得知,饶公从十岁就开始习练打坐、吐纳、辟谷之术,平时极为注重道法自然的养生,如:21 点入睡,3 点起床,天睡我睡,天醒我醒,每天一有空就静坐内观,神游太虚,与宇宙精神相往来,诚如其言“此时我同天地融为一体,我已敲开了庄子的门”。正是因为对佛道的修行,使他对苦乐和生死有超越性参悟,这也是其长寿的秘诀。2018 年 2 月 6 日凌晨,饶公以 102 岁遐龄于家中寿终正寝,无疾而终,尽其天年,殆非偶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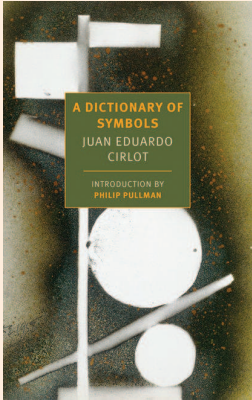
饶公自少年起的打坐修行经历,是他后来做儒道释研究的重要因缘。他集实修与学术于一身,把传统内修功夫的体证与其从事的三教研究紧密结合,相互印证、相辅相成、知行合一。他曾说,张道陵的很多方法他十几岁就会用了。有这些亲身践履,他研究道家道教就

觉得非常亲切易入。因此,饶公在回顾他从敦煌古经中重新发现《老子想尔注》并整理校笺的经历时说:“其实我已经‘想尔’很久了。”关于“想尔”应如何解释,众说纷纭,饶公则指出“想尔”无论做书名或人名,其涵义都与道教修炼的“存思”(存想)有关。汤一介先生 1988 年出版的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》一书对饶公此说非常赞同,并作为精彩的发挥。饶公填补空白的研究成果,往往令人仿佛身临其境,对此他解说道:“如果没有亲身体会,肯定是写不出来的。正是因为有了亲证,我才敢那么自信地来谈这些问题。”

季羨林评价饶公最善于发现问题,绝不固步自封,随时准备接受新事物,饶公则说季老懂我。季羨林还说饶公是自己心目中真正的大师,将其与王国维、陈寅恪等前辈大师并列,并肯定他“已得到预流果”。“预流果”梵语音译“须陀洹”,指无漏圣道之果位。饶公真正地把国学智慧融入了生命,入预流果而得大自在,人生可谓福德圆满。

（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）

纽约书评文库春季新书



《符号词典》(Juan Eduardo Cirlot 著,Philip Pullman 作引言,Jack Sage 和 Valerie Miles 译)

在古代世界,没有任何一种知识形式比象征更重要了,甚至对于现代的东方文明来说仍是如此。诗人、艺术评论家胡安·埃德瓦多·赛洛特的《符号词典》于 1958 年首次出版,很快就被译成英文。新版扩充了条目,并收入了作者女儿讨论父亲诗歌创作与艺术批评的后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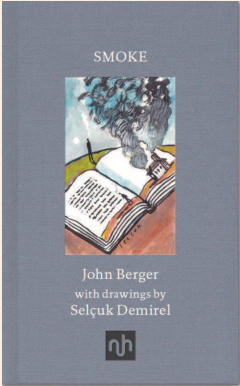
从曼陀罗的性质,到奶牛、苍鹭、河马和土星的象征维度,这部书包含了无与伦

比的信息,是艺术、文学、心理学、哲学领域的学者和学生都不可或缺且持续不断的灵感源泉。

《烟》(John Berger 著,Selçuk Demirel 绘图)

“曾几何时,男人、女人和孩子(偷偷地)都吸烟。”社会对烟雾的态度既矛盾又不宽容。被公共场所放逐的吸烟者们必然会以法外之徒的身份相遇。然而同时,汽车尾气和工厂烟囱继续污染着大气。

正如英国艺术批评家约翰·伯格所说,“一支烟就是



一个喘息的空间。它做了一个括注——如果一支香烟的时间是共享的,那么你也被括号括在其内。这括号就像一个为对话而设的舞台大拱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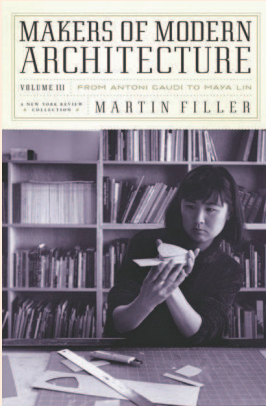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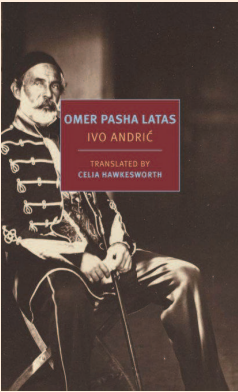
《烦扰我的事:死亡、自由和自我,等等》(Galen Strawson 著)

英国分析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格伦·斯特劳森堪称现代哲学家里的蒙田,他无限好奇,博学多才,对奇怪、困难和挑衅的命题从无畏惧,并能够清楚地描述他们。

换句话说,他是一位真正的散文家。

《奥马尔·帕夏》(Ivo Andrić 著,Celia Hawkesworth 译)

原南斯拉夫作家、196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沃·安德里奇的这部历史小说讲述了奥马尔·帕夏的故事。这位塞尔维亚基督徒由于担心在奥地利的军事生涯失败,于是翻过边界,逃往奥斯曼帝国波斯尼亚,皈依伊斯兰教,到达伊斯坦布尔,之后他出色的军事领袖能力渐为苏丹所认可,并无情镇压了多地的起义。安德里奇精心描



绘了一众人物,展示了一个极度傲慢又可悲脆弱的男人,以及一个处在恐惧中的城市。

《现代建筑的缔造者》(第三卷)(Martin Filler 著)

《出版人周刊》说,马丁·菲勒“对建筑批评和普通读者理解建筑做出了无价的贡献”。本卷再次展示了他在这方面无与伦比的技巧,解释了一个半世纪以来改造建筑环境的革命性变革从何而来,其中包含对近 30 位建筑师的研究。